满族史论集

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努尔哈赤民间传说的历史价值

清太宗的崇德五宫后妃及其他

论孝庄文皇后

专横跋扈的鳌拜

试解满洲八旗创制之谜

从满族萨满教到清宫萨满祭祀及其历史演变

姜相顺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族史论集

姜相顺　著

目　录

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 (1)
清入关后沈阳满族的经济生活 …… (13)
近代沈阳满族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 (25)

努尔哈赤曾为明朝质子考 …… (35)
关于努尔哈赤民间传说的历史价值 …… (40)
努尔哈赤起兵前的一段经历 …… (44)
论孝庄文皇后 …… (50)
清太宗的崇德五宫后妃及其他 …… (63)
专权跋扈的鳌拜 …… (73)
略论雍正 …… (93)
裕瑞与裕德瑞 …… (109)

有关清代前期满洲佐领编设的两个问题 …… (113)
试解满洲八旗创制之谜 …… (121)
八旗满洲旗色变化考 …… (134)

满族的清代宫廷萨满祭祀 …… (137)
清宫萨满祭祀中牺牲、祭品和歌舞的供献 …… (145)
从满族萨满教到清宫萨满祭祀及其历史演变 …… (160)

乾隆东巡路线及途中饮食 …… (184)

乾隆东巡的政治活动与历史作用……（198）
乾隆帝东巡谒祖陵期间在盛京皇宫的增建及悬挂珍藏……（210）

从满族的文化习俗看沈阳故宫的门神和匾联……（225）
沈阳市发现满族家祭的珍贵史料……（235）
清入关前满族的宫廷歌舞和戏曲小记……（241）
关于海州牛庄城老满文门额……（246）

评介两部优秀满文新译著……（250）
中国满族文化概述……（254）

附录：姜相顺研究成果简介……（274）
姜相顺论著简目……（279）

后记……（283）

Contents

About The Charactor of Manchu Society Before 1644 …… (1)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Manchus In ShenYang Area After 1644 …… (1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chu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National Capital At ShenYang Area In Modern Times …… (25)
Nurhachi Has Been A Hostage of The Ming Dynasty …… (35)
Historial Value of The Folk Legends About Nurhachi …… (40)
A Story of Nurhachi Before His Revolt …… (44)
On Empress XiaoZhuang …… (50)
HuangTaiji's Five Consorts In The Period of ChongDe …… (63)
AoBai, A Despotic And Domineering Minister …… (73)
A Brief Account of The Emperor YongZheng …… (93)
On YuRui And YuDerui …… (109)
About Establishing Niru i Ejen In The Earlier Qing Dynasty …… (113)
A Clue To The Mystery of Establishing The Eight Banners …… (121)
Textual Research On Colors of The Eight Banners …… (134)
Sacrificial Rites To Gods of Samanism In The Palace of The Qing Dynasty …… (137)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ods of Samanism In The Palace of The Qing Dynasty …… (14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The Historial Evolution From Manchu Samanism To Its Sacrificial Rites In the Palace of The Qing Dynasty …… (160)
Research On The Emperor Qianlong's Inspections To The Northeast In China …… (184)
The Route And The Diet During The Inspections …… (198)
Ploitical Activities And Historial Function of The Inspections …… (210)
Gatepost Couplets And New Building Complexes Adding To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In The Inspections …… (225)
From The Cultural Manchu Custom, To The Door god And Gatepost Couplets In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 (235)
The Value of The Historial Materials About Manchu Sacrifices of A Patriarchal Clan In ShenYang City …… (241)
Songs, Dances And Dramaes of The Manchus Before 1644 …… (246)
A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 With Manchu Script Without Dots Or Circles At NiuZhuang City …… (250)
Review About Two Excellent Translations of The Manchu Works …… (254)
A Outline of The Manchu Culture In China
Appendix …… (274)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JiangXiangShun's Achievements In His Research …… (279)
A Brief Bibliography of JiangXiangshun's Writtings
Postscript …… (283)

(王艳春 译)

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关于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未能解决。其中努尔哈赤率领满族进占辽沈和皇太极时代已是封建社会无大疑义。围绕着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的社会性质问题，分歧较大，究竟是封建政权，还是奴隶制政权，至目前尚未能取得一致。拙文拟对有关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欢迎批评指正。

一

从16世纪末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的生产部门来看，主要包括狩猎、采集、畜牧、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其中农业日益成长为重要的生产部门。但从大量史料来分析，并不像汉族那样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才能生存的人群。换句话说，海西、建州女真族人依靠狩猎、采集和商业作为社会经济财富的主要来源。

明初名祖说："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①。这里的"民"当然应包括女真族在内。其狩猎得到的兽肉可以食用，兽皮可作衣穿，名贵的貂皮、狐皮等可以通过商业交换汉、蒙等族的粮食、马匹、铁器和盐。采集业得到的人参、木耳、蘑菇、松子等除自己消费部分外，作为商品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明末有关记载说努尔哈赤"独擅参貂之利，以是富强"，是很有道理的。不但女真族"以猎为业"农业生产不发达，就是驻守辽东的明朝官兵在开展屯田以前也是"衣食之资，仰给朝庭"②。

海西、建州女真同明朝治下的汉族人民，同邻近的蒙古族人民和朝鲜族人民进行互市是实现狩猎、采集业所获财富的交换价值的重要手段。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的人数很多，通常每次数百人，多达上千人，从残存的明代辽东档案中可以看到互市十分频繁。明末建州女真王杲、王兀堂两首领同明朝矛盾的爆发，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都是由边官边将压低市价，进行非法勒索，构成对建州女真主要社会财富貂参之利的现实威胁而引起的。在努尔哈赤统治的年代里，虽然农业生产日益扩大，但压低参价、车价仍是导致努尔哈赤对抗明朝的主要经济因素。以上所述，从侧面反映建州女真所依靠的最主要生业不是农业。

互市中，海西、建州女真，在开原的镇北关、广顺关和抚顺关入市的主要是狩猎和采集品，女真人所换得的主要是粮食、食盐、布匹、铁器等③，反映了女真人农产品不足。直至万历年间，建州女真要求开清河、叆阳、宽甸互市，与汉民交换"米、布、猪、盐"④。显然，女真族的农业生产满足不了需要，因此把狩猎和采集品通过交换达到"衣食皆易诸内地"⑤以满足生活需要。在马市贸易中，女真人的"旧规"是以狩猎、采集品易"换盐、米，讨酒食"⑥。万历初年李成梁等展建宽甸等六堡时，王兀堂等大小数十酋长向明朝官吏明白指出"此是虏中往牧处。'今既修堡塞我来道，我众不得入内围猎，又不敢进抢，日食将焉用之？'"⑦可见，畜牧、围猎是其最主要的生业，阻塞其生业，"日食"就成为严重的问题。

努尔哈赤十九岁时分家，"家产所予独薄"。其中"家产"据《满洲实录》满文体是指牧畜、阿哈，尚未把土地当作财富。这显然反映了农业生产的不发达状况和在经济部门的次要地位。

努尔哈赤兴起前后，从目前见到的资料中看不到土地买卖、赠赐土地、分封田地的记载。这也说明农业生产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公有⑧，说明农业生产尚不发达。

关于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大多数研究者都根据

申忠一所记苏子河、佟佳江某些交通要道"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9],得出土地肥沃产量高的结论。虽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其不准确[10],但没有把这种情况同建州女真农业生产所处次要地位联系起来。实际上,建州地区狭小,"幅员不过三百里",多是"穷荒无垠"的山岭和草野[11],一直处于"衣食甚艰"[12]的状况。

在申忠一出使建州二十多年后,明金战争之际的泰昌元年〔1620年〕明朝官吏牛维曜仍然分析说:"奴酋之必败者,地瘠人贫,惟貂参是仰",另一明朝官吏王志道也说"奴酋掠金帛则有余,掠盐粟则不足。貂参无所市则货绝,投降无所处则人饥,山地硗确则耕种荒,干戈屡兴则士马倦,数年之后可不战而服也"[13]。这里反映出努尔哈赤治下仍然是依靠貂参贸易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农业生产由于山地贫瘠,耕种荒芜和战争而更加恶化。这时努尔哈赤千方百计地扩大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日益成为满族重要的生产部门,但仍然是"奴虽强而粮不继,势不得不取给清、抚之粟"[14],农业仍然满足不了本部需要。

我们这样说,就是从申忠一的同一记载中也可找到佐证。他有段被人经常引用的记载,努尔哈赤治下某诸申曾说:"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来看,则"田猎"一词并不含有农业生产,倒是可以包括狩猎业之外的采集业,申忠一当时无意反映广大诸申所从事的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因此具有更可信的价值。

我们并不否认作为汉族最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在女真族中有悠久的历史和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接近汉族和朝鲜族的女真地区农业比较发达。明卢琼说海西女真"俗种耕稼",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纺绩,饮食服用,皆如华人"[16],就反映了这个事实。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则其中是有问题的:其同代人就指出"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17]。以我们今天掌握的民族学常识

来看，海西、建州女真在“饮食服用”上同汉族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对卢琼记载的普遍性就不能不打折扣地全部信以为真了。

我们对农业生产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后的地位，要根据纷繁的史料进行综合考查，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申忠一在《建州图录》里记载所经地方仅看到六所农幕〔托克索〕，而且有的已处于废弃状态，规模也是不大的，所说“奴酋等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18]，也处在草创阶段。他沿途所见主要还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当然从事着狩猎、采集、畜牧、农业、商业、手工业和多种经营，这是山区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在苏子河流域的张其哈喇甸子地方实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垦复荒地，表明对农业生产日益重视[19]。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派500多人越边进入明境刘家孤山、仙人洞等地住种。辽东巡按翟凤翀分析说：“盖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独其地颇硗确，粮料时苦不给，欲为广垦储粮之计”[20]，也明白指出农业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的状态。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本人也承认：“我国向无积储，虽战有所获，不但不足以养所获人畜，即我等之旧人尚且皆死矣。趁此暇时，……耕田收谷，以充粮库”[21]。

至“自今年〔1616年〕起，每牛录派男丁十人，耕牛四头，垦种空闲地亩”[22]时规模也不很大。当时每牛录已应有成丁三百人，从事屯田的劳动力仅占全部诸申的3.3%强，加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则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仍然不大。

总的看来，努尔哈赤的农业生产活动虽有急剧的增加，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生活需要主要还是靠攻掠所获及互市米布猪盐来满足。说明满族当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不是农业，而是由广大诸申为主体所从事的狩猎和采集业。在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前，这种

情况大致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

从满族整个社会成员来看，诸申〔juse〕显然是主体，是主要的组成部分[⑰]。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诸申"在国家中的地位"[⑱]如何，其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关系，决定着努尔哈赤政权的性质。

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是由贵族、没落贵族、平民甚至奴隶转化的新兴的封建主集团。努尔哈赤的父祖死于明朝统治阶级之手，当他起兵时面对一个破败的家庭。费英东、扬古利都是贵族出身，额亦都本是普通诸申，因投奔努尔哈赤效力征战，以军功上升为新兴贵族[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提到的"老汉"是个家内奴隶，由于他保卫努尔哈赤有功，同额亦都一样以军功在生前晋入统治集团，死后享受着祭奠的尊荣。可见，努尔哈赤的统治集团是以新旧贵族重新组成的。

在《满文老档·太祖》中有这样两句话："若无阿哈，额真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我认为，在后金进占辽沈之前阿哈的数量同诸申相比仍然是很小的，作这样的类比只是反映了"诸申"地位的降低，"贝勒"要靠统治广大"诸申"为生。"诸申"既是"贝勒"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又是军队的主要成分，同阿哈有本质的区别。这句话的重点在后半句，"诸申"与"贝勒"的关系表明封建制生产关系不仅已经产生，而且成为当时满族社会主要的生产关系。

16世纪时，女真各部居住十分分散。这从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六兄弟居住情况中[⑳]可以看到。分散的原因，主要是"牲畜难以滋息"等经济上的因素。1595年—1596年申忠一到建州时看到的仍然是散居的情况，以个体家庭为经济单位，每个村落八、九家、十几家；小的甚至两、三家，大的则二、三十家、六、七十家[㉑]。这些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体家庭主要从事狩猎、畜牧、采集人参、木耳、蘑菇，同时开荒种地。这些个体家庭的主要劳力是诸申，占有房屋、牲畜、弓箭、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从事狩猎、采集、畜牧、农业生产。由于整个猎牧的山林及耕种的土地为努尔哈赤的国家所有〔汉人越界采参杀无赦〕，所以他们要向封建主缴纳贡赋，主要是狩猎品和采集品，为努尔哈赤的富强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努尔哈赤有段时间曾向诸申征收粮食实物税，但由于个体家庭所生产的粮食连本身的需用都不能满足，因而对诸申是沉重的负担，为诸申"所苦"，所以才改为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开垦荒地进行屯田，"自此不取赋谷于部众，部众亦无所苦，谷物丰足，粮库充裕"[18]。粮库是国有的，即以收入归封建国家所有。这种方式仍然是变相的封建劳役，为汗、贝勒生产大量粮食，保证军粮的供应，加强了后金国的实力。

社会是在发展，不过昔日以诸申成员为主体的局面并未消失，只是诸申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了。申忠一所记诸申说"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就反映了诸申地位降低，要向统治集团交纳"所猎"这种封建性的实物税，以及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对诸申人身控制加强。

《建州图录》中记载诸申汝可乙要求去朝鲜贸易，努尔哈赤没有批准就不能去，反映了诸申受束缚，人身不自由的情况。

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对广大诸申有生杀予夺之权，对听令的诸申给以奖赏，违命者给以惩罚。诸申童海老等违令私入朝鲜采参，被查出后，每名罚牛一头或银十八两，"以赎其私自越江之罪"[19]。

努尔哈赤提出"诸申爱贝勒，贝勒爱诸申"的口号不是偶然的，可以看作是争取诸申、奴役诸申的宣言。他认识到诸申作为女真社会主体的力量，离开诸申自己就孤立了。从万历十二年五月他就担心"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叛散，则孤立矣"[20]。这里"部属""部落"，指的是诸申，是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笼络

而不致被孤立的主要力量。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考虑诸申将怎样，对诸申如此重视，说明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同诸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封建关系，已是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

万历三十七年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说："弟，汝之生计、部众、臣僚，并非吾父所遗，乃兄我给与矣"[31]。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训斥长子褚英说："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万两、敕书八十道。吾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给与矣。如此多给并不满足，尚欲取赐与诸弟之少量物品……汝若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32]。

努尔哈赤言谈中反映了"部众"即诸申地位降低，已把诸申看作自己财产，赏赐给部属，成为贝勒、大臣的"附庸"，是统治集团压榨利用的主要对象。

十七世纪初，在努尔哈赤统治下，诸申除了交纳猎获物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兵役和各种差役，所谓"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33]就反映了这些封建性质的奴役。

清朝统治阶级一向吹嘘"以骑射定天下"。士兵主要由诸申充当，从征厮杀，被迫效命疆场。诸申成年后必须按一定比例在所属牛录中披甲当兵，初期战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成年诸申大部充当甲兵。甲兵必须自备马匹、甲胄、弓箭、刀枪、鞍辔，这对诸申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虽有部分诸申因战功上升为统治阶级，但大部分诸申在战争中得到的是死亡和伤残。广大诸申被迫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换取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贵族集团统治权力的不断扩大，使他们得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在努尔哈赤兴起前后，广大诸申被分别编入牛录、甲喇、固山之中，必须听从牛录额真等官将的管辖，不得离开本牛录居住，诸申的人身受到严格的控制。诸申外出必

须向牛录额真说明原因，申请批准，才能行动，不许擅自出走。这样严重的人身依附，当然是封建性的。

诸申必须服从命令听候驱使，大小诸事皆由牛录额真至贝勒、大臣议处，最后报汗王努尔哈赤批准。下级是广大诸申，上级是层层额真直至贝勒、大臣、汗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种严格的隶属关系显然是封建性的。

诸申地位大大下降，同封建贵族统治集团有着尊卑贵贱的严格区别。诸申拉哈墨尔根之妻执宗室托塔里之妻衣襟，努尔哈赤下令斩杀拉哈墨尔根之妻，以之为例宣谕部众以示警戒[34]。牛录额真科坦专横跋扈，随意鞭打本牛录诸申妇女[35]，牛录额真色冷竟将一本牛录诸申妇女活活打死[36]，反映了诸申身份地位的低贱。

总之，诸申要为汗王、贝勒效劳，交纳贡献，出差服役，当兵打仗，接受封建剥削，又要对统治阶级俯首帖耳，接受执行命令，还要接受各级统治者的管束、监督和欺压等封建压迫，丧失了昔日的"任意行走"随便迁居的自由，丧失了昔日平民的地位。这充分表明诸申封建奴仆的地位，他们和各级统治者的关系是封建的隶属关系。满族社会成员主体诸申同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关系中所表现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努尔哈赤所建后金政权的社会性质是处于低级的领主统治的封建社会。

三

阿哈，满语中称包衣阿哈〔bool aha〕。包衣捏儿麻〔booi niyalam〕、包衣赫赫〔booi nehe〕，是家内男女奴隶之意。

明代女真族在十五世纪时阿哈存在的比较普遍，这在明人官私记叙以及朝鲜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兹不复赘。阿哈，主要用于家内杂役，这从满语的原意及历史文献中看的很清楚。在靠近朝鲜和明朝卫所交通沿线的女真族居住区，由于农业有初步发展，故包衣阿哈部分转为"耕田阿哈"。阿哈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多为汉

人，朝鲜人等。朝鲜历史文献多有记载阿哈逃亡，家主追捕至朝鲜边界的情况，有的家主表示如不归还逃亡阿哈则"亲操耒耜必矣"。由于女真族社会的小生产以及阿哈逃亡，明朝中央政权、朝鲜封建政权坚持"转解"逃亡的原则，其奴隶制始终未像希腊、罗马奴隶制那样发达，成为东方家庭奴隶制[37]。

努尔哈赤兴起前后，正如《满洲实录》满文体所记"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38]这段总结性的论述反映了重要的内容，对判断此时的社会性质非常有用。

首先，"各地之国为乱"表示奴隶制瓦解，新兴封建主在动乱的情况下为争得各自的利益进行着重新分配权益的战争。不能设想，十五世纪即已存在的东方家庭奴隶制此时才刚刚出现。如此，则奴隶制存在不算太短的历史难以解释。

其次，"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反映了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所谓"僭称"自然是封建的新事物，但仍继续了原来特点。

其三，"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反映了权益重新分配、新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建立时混战一团的激烈状态。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混乱、动荡不安，原有阶级升降不一，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

综上这种"互相征伐，兄弟相杀"的情况一直沿续到王台、努尔哈赤时代。确切地说是延续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以努尔哈赤的勃兴而告结束，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女真族地方政权而告结束。我们从申忠一出使建州所见情况看，女真族地区开始安定，各方面井井有序，表现新兴封建主的统治是有力量有效率的，并不是奴隶制的衰败景象。个体家庭是主要经济单位，农业有了

发展。“耕田阿哈”并不多。社会成员的主体是“诸申”，昔日的“自由民”“平民”已变为人身受束缚，服封建劳役的奴仆了，他们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是狩猎、采集、商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种多种经营的个体经济。

在努尔哈赤向明辽东腹地抚顺、铁岭、开原、沈阳、辽阳进军之后，俘掳的数量是很大的。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促使了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并不如此。且不说俘虏中的人有一部分努尔哈赤给以明显的封建臣属的待遇，如对明将李永芳及其部下那样。即使像《满洲实录》中将“人畜”并列的“人”也早已不是昔日的阿哈了。明臣熊廷弼曾指出努尔哈赤将“近所掠人口筑板升居之：大酋以数千计，次千计，又次数百计，皆令种地纳粮料”[38]，与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中所见略同。请看当时被掠人的自白：“闻外界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以扰我，而又有旧时虏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40]

上述对努尔哈赤如何处置“所掠人口”作了生动具体的介绍，从中看到所掠的人并不是去作“包衣阿哈”，而是“住在板升”、“种地纳粮料”。负担不重：“岁种地不过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在明金战争之际，努尔哈赤这种“推衣食以养我”政策下的俘虏，要比当“枵腹鬼”、“断头鬼”好多了，以至本人愿意“随虏去”。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辽东巡抚赵辑、总兵官李成梁撤环围宽甸等六堡外八百里新开地区的汉族军民时，“强壮之人，大半逃往建州[41]”。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来京朝贡建州女真大哈等指出：“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役繁重，逃在彼境，久假不归”[42]。

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罗马苛役重税下的军民“纷纷逃至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祈求某一有势者的保护”[43]时所指出

的，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封建关系。

努尔哈赤兵强马壮、战斗英勇当是事实。但如果没有“养人”的封建政策，如何能使众多的汉族军民降服而称雄东北！所谓“板升”，当即满语中的“托克索”〔旧译农幕〕，战争中数量正如许多同志所强调的有迅猛增加。但此时的“托克索”已不同于申忠一所见废弃的农幕了。其中劳动的人已不适合再叫“耕田阿哈”了，境遇显然比奴隶好，生活温饱，交纳实物税，当然已属封建性质。

应该指出，努尔哈赤时农业生产有了迅猛发展，主要是在取得萨尔浒战争、辽沈战争胜利之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跃居首位，改变了满族社会经济原来的状况。所以，努尔哈赤进军抚顺、开原、沈阳、辽阳之后，不是促进奴隶制而是促进封建制进一步发展。

有的同志总以为农业必然与封建制联系在一起，狩猎、采集、畜牧经济不能建立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显然是片面的。对汉族这样的农业民族是正确的，对满族的前身女真族人具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情况就不合适了。

注：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44。

② 《辽东志》卷 8。

③ 参见李燕光《明代辽东关市交易与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 22 日。

④⑦ 《万历武功录》卷 11，《王兀堂列传》。

⑤ 《明神宗实录》卷 3。

⑥ 《辽东志》卷 3。

⑧ 参见《清史论丛》一辑，161—162 页。

⑨⑮⑱㉗㉙ 申忠一：《建州图录》。

⑩ 参见郑天挺：《探微集》，5 页。

⑪⑳ 《明神宗实录》卷 51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